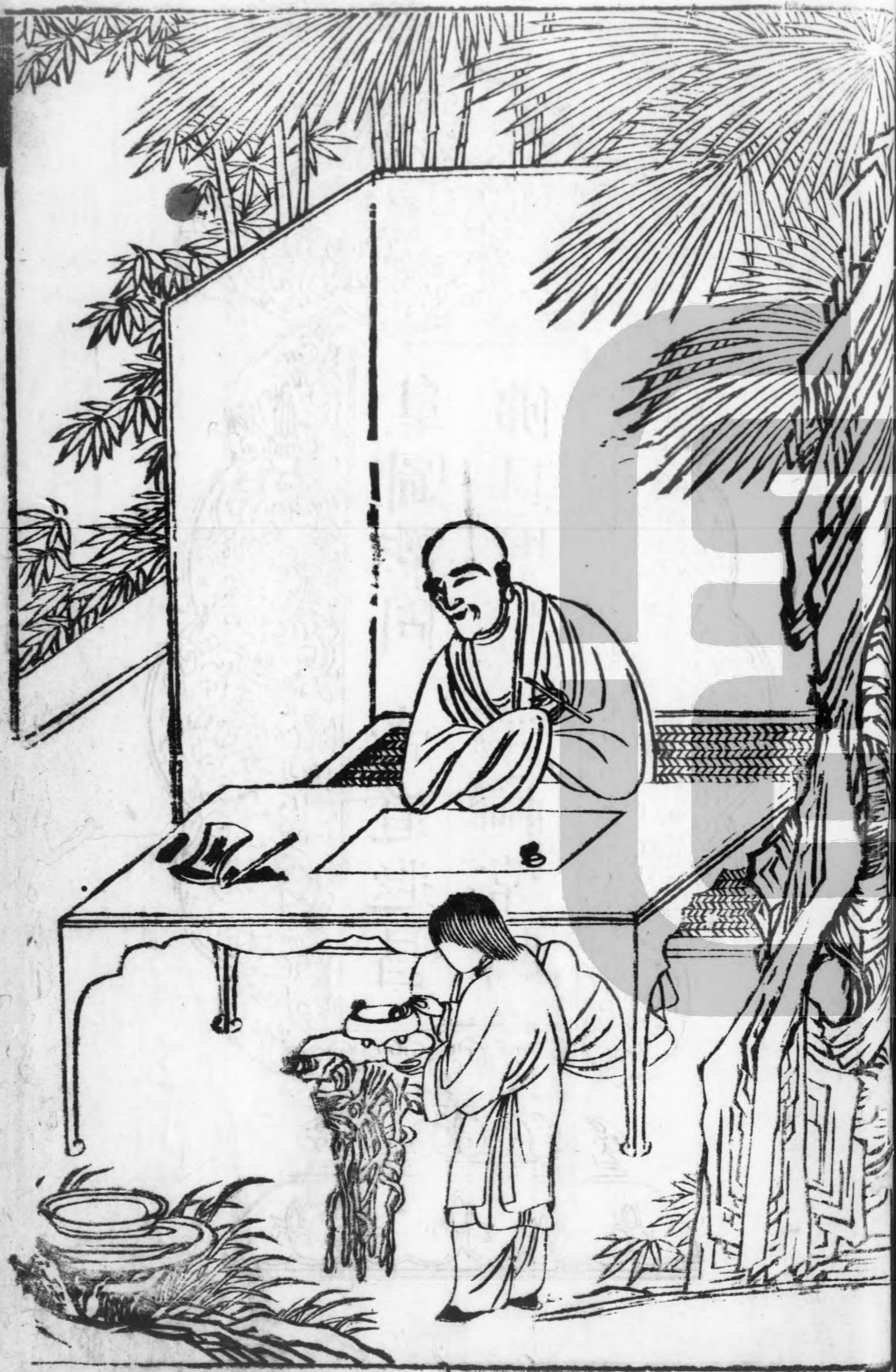


程





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謙益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命我

祖統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讀故翰林學士承旨

文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章

聖祖者舍文憲何適矣

聖祖稱佛氏之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裁成
輔相設教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文憲
則見而知之爲能識其大者廣薦之記楞伽金
剛之叙通幽明顯權實大聖人之作用存焉傳

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文憲其

高皇帝之木鐸與由文憲以闕

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也與聖人之

言天也笑以周髀測以土圭而天體見焉于以

憲章

聖祖蓋思過半矣

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文憲應運而起典司

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為內

相國初雖設丞相府而文事則專掌於翰林

高皇帝之用文憲也有相道焉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

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開華嚴法界于

閻浮提其為雲龍風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

之于

成祖閱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

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

如塵沙劫事豈不諄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

程朱辭闕佛氏凜于戎索何可越也於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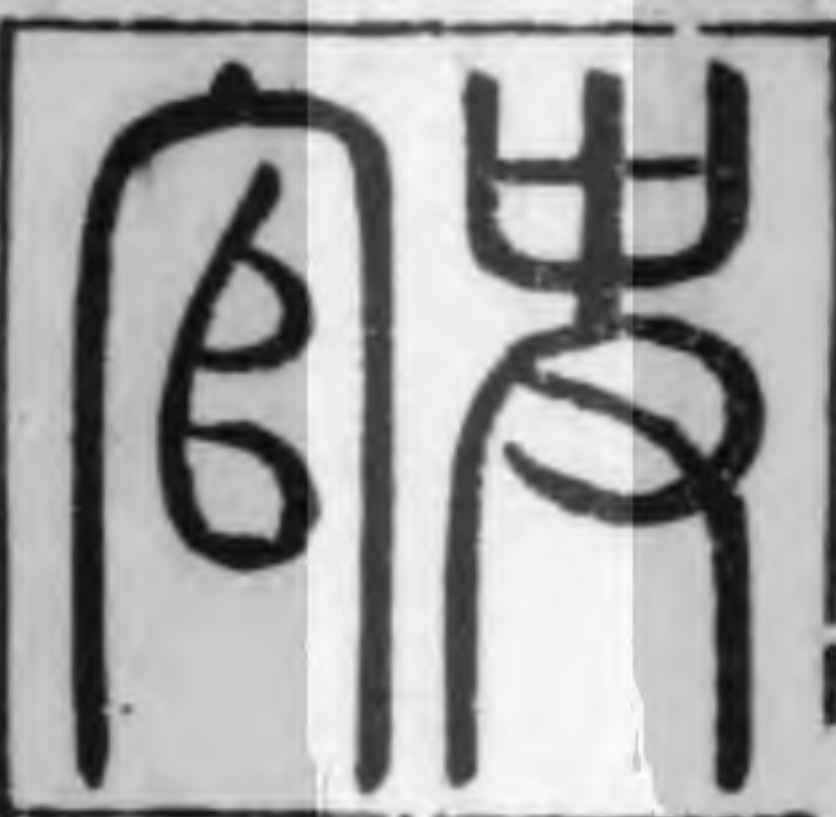
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

日也

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牖隙文憲見日于
 扶桑其廣狹至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
 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悲夫文憲集無
 慮數十本余按次其關於佛事者合諸雲栖所
 輯校定付梓而僭為之叙以諗于世之憲章者
 文憲三閱大藏入海箕沙有如指掌在儒門中
 當為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
 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騭者
 也

萬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翰林院編脩虞山錢謙益

宋文 謹序



宋文憲公護法錄目錄

卷之一

國初應召大浮屠塔銘

凡十有三人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李大猷傳

附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銘

佛性圓辨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澗公塔銘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尚碑銘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卷之二

卷之二 國初大浮屠塔銘 凡十有五人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瞽庵講師示公道行碑

銘

住持淨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

文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

碑銘

日本夢窓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原禪師道行碑

卷之三

元末大浮屠塔銘

凡十有一人

妙果禪師塔銘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銘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卷之四

碑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毘盧寶藏閣碑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重堦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官巖院碑

明覺寺碑

麗水陳孝女墓碑附

卷之五

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附跋三則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重建龍興粵源寺記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仁和圓應庵記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陽善應精舍記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清隱禪林記

金華永寧禪庵記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栖雲室記

松隱庵記

叢桂樓記

松風閣記

冲默齋記

卷之六

序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新刻楞伽經序

新注楞伽經後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文句引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寶積三昧集序錄

傳法正宗記序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釋氏護教編後引

夾註輔教編序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卷之七

序

瑞巖和尚語錄序

雪窻禪師語錄序

南堂禪師語錄序

千巖禪師語錄序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重刻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靈隱和尚復公文集序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用明禪師文集序

水雲亭小稿序

卷之八

序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恭跋 御製詩後 附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贈令儀藏主序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送允師省母序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觀省序

卷之九

誥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和林國師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

禪師誥

贊

血書華嚴經贊

金剛般若尊經序贊

金剛經靈異贊

新刻法華經序贊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寫經為像及血書心經贊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觀音菩薩畫像贊

吳道玄觀音贊

魚籃觀音像贊

童真觀音像贊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十八應真贊

十八大阿羅漢贊

達摩大師贊

高峯妙禪師像贊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蒲菴禪師畫像贊

全室禪師像贊

約之禪師畫像贊

南堂禪師像贊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般若松贊

卷之六 觀音石贊

銘

大慈山虎跑泉銘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清淨境亭銘

頌

夕佳樓頌

天台教宗圓具圖頌

偈天台宗器具圖後

朽室偈

柳庵偈

清齋偈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

雲谷偈

說

聲外鐺師字說

報恩說

卷之十

題跋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跋法華經

跋戒環師楞嚴經解後

跋金剛經後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跋金剛經篆書後

題金書法華經後

跋七佛偈後

題錢舜舉應真圖

跋清源國師所書棲霞碑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題江南八景圖後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迹後

跋日本僧汝霖文藁後

題棲雲軒記後

跋德禪師船居詩後

跋佛頂托盃歌諸文後

跋廬阜三笑圖

跋匡廬結社圖

宋文憲公護法錄目錄終

宋文憲公對去後日錄

知國風於抗圖

知國風早三笑圖

知國風早三笑圖

知國風早三笑圖

知國風早三笑圖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一

人父某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株宏輯

虞山錢謙益訂

國初應召大浮屠塔銘 凡十有三人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有序

至正十七年化
即龍鳳三年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濂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為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真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爪

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
 文懿大師國清聖公實為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
 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究內典為吾
 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
 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
 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
 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敢
 讓而謹書之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
 人父某嘗為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
 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

疑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
 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
 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
 祝髮為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
 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繁多浩
 如烟海苟欲窮之是誠筭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渡浙
 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叅扣下語多杳鑿弗合不
 勝憤悱萃葳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
 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為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
 語師羣疑愈熾一日主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

師擬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任補怛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浮屠飭車輿盛徒御以誇衒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宜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

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蘓產竒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吉尼丞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之號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任中天竺山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弊而更新之丹輝碧明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刹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

下其兼任持事者若笑隱訢公曇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楷則居亡何毀于火忠公新之淮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衆誠感孚乃出衣孟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

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薌蠟炬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茶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燦爛雖烟所及處亦累累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子某以其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冲喜氣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

人有犯之者領首而已然進修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爍金寒折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可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晏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寺之逋糧在民間者遣官爲徵之師之將告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上還聞師遷化依與夢中正同大悅詔出內

府帛幣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金藏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寶定其刹寶璋瑞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妙智淨垢定光文擴其刹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燹福林道異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瓌皆其人也惟管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上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劍入般若闕巋然爲一代人

天之師此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
遭逢維新之朝上簡帝心昭被殊渥至親枉乘輿
而臨幸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
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歆豔而起
信焉系之以銘曰

乾竺之道貴乎一真真則非妄日趨精明煌煌松源
其道孔熾正暢旁達非真曷致惟廣慧師起於海東
歷抵諸師罕契其逢太白諸峯上摩穹碧舉頭觸之
堅如鍊壁一喝轟霆豈直耳聾毫髮之端妙義俱融
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卽不離了明諸相五坐道場

六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妙法華權實雙舉
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來鼻觀先聞豈伊天女
吐茲竒芬誰謂靈通與道乖悟我尚不有亦何心故
世緣已竭幡然西歸夢寐潛通皇情爲怡烈火如
輪煨茲玄魄設利燦然逐烟而結在管諸師何人不
然誕勝真滴多隨物遷師我藩維師我干櫓舍我而
逝有生孰度寵恩聯翩來自九天師則何憾名與
道傳太史造銘建于牛首此山若移斯文方朽

時上爲吳國公甫定金陵戎馬倥偬乃崇信法
門加禮于信公若此此國初護法第一盛事宜表

而出之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洪武四年化

浮圖之為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惟借律院

以居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規矩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

第惟推在京鉅刹為之首南渡後始定江南為五山

十刹俾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

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

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

也亦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摠轄天下僧尼

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蒞其職夫當興王之運

親受 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

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羣行以詒後世乎師

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

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夢吞明珠有娠及生容顏

疑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

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法果寺苾芻大均

年十六為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于明慶杲公習教

于高麗教公聽止觀于上竺澄公真積力久忽拊髀嘆曰毘尼

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眾流

一超直入非禪波羅蜜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笑隱
 訢公敷揚大法于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凰師
 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即非家
 珍道在自已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
 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
 落我手矣只為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
 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領
 之乃命侍香師造廣智智問曰何處來師對曰游山
 來智曰笠子下撥破洛浦遍叅底作麼
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智曰即今因甚不拈出
 師擬議智便喝師當下脫然有省他日智展兩手示
 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
 置智曰近前來為汝說師即掩耳而出智領之天

曆二年巳巳龍翔新荆文宗命廣智為開山住持師

實從之為掌藏鑰師隨至掌藏鑰繼分座相與激揚
 祖佛機緣禪贊法門綱紀識見出

羣聲譽彰著 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于奎章閣同

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真吾

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

福慧雙全者莫先鳴鐘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

奉行臺檄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畚剔穢荒為之

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為祖山寺至正三年癸

未遷住清涼廣慧禪寺師樽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

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

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皇
 上于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歎曰此福德僧也命
 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眾
 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
 也請于 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為樵者所剪伐師又
 陳奏 上封一劔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鬱
 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為大天界寺 詔師主之
 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駕親師
 羣臣幸臨恩數優洽 吳元年丁未大內新成將登寶
 藏真經用嚴清淨覺地師升師于座舉揚大法 上
 親帥羣臣幸臨瞻聽師法音洪暢妙契 皇情為之

人悅出內帑帛三十二匹以施自是每設廣薦
 法會師必升座說法 車駕幸臨恩數優洽 遠邇學

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 凡祖庭規矩師備行之
 者惜惜曰三代 禮樂無以加焉 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

而不歸 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
 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于三門洪武元年

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特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
 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

頒降 誥命俾服紫 詔師領院事服紫衣及金襴方
 袍御製誥命其畧曰自予肇業

命爾匡宗德風振起于法門景運贊襄于家國特授
 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禪寺統諸
 山釋教事當是時遴選有序銓衡至公宗社有志之
 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鑣而迭出咸居名山大刹焉自

古崇尚法門于斯為盛章縫之士以釋氏為世蠹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以此知

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上亦以佛之教

陰翊王度卻不聽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師嚴馭

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悖教範或

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

祇益釋門之累耳事呈露者勿恕可也二年乙酉冬

中風得瘖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病良已燕處

東軒誘接來學匡弘夏六月奉使西域廷議西域未

彼域敦尚佛乘特命師往詔尚書趙某為之副師承

命即日登途自浙閩而之洋凡歷國邑布宣天子

威德莫不聞而來歸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刺國道憇僧伽羅國布

宣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佛山精舍待以

師禮寅夜叅承令闔國臣民悉得瞻禮師隨機開導咸蒙法益九月庚午示微疾

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

慰王命醫進藥餌師從容謝却之乙亥沐浴更衣呼

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亟命尚書至謂曰某幻跏

趺端坐夜叅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

于四三曰日出矣怡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

臘若干世壽六十有八踰五日留七日顏貌如生王大

敬嘆斲香為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毘之王與百僚

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

方已拾靈骨附葬其國舍利塔中時有白烟一道上燭于天薪盡火滅

舍利無笑舌根齒牙不壞迺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附葬其國辟支佛塔先是彼佛曾亦懸記今之開祔

適符其言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

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花臺之側云甲寅冬尚

書趙某還朝奏陳其事皇上聞而嗟悼勅天界蔣山一寺住持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于雨花臺之左云

師廣頽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珂雪目

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卽之也蓋然而

春温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為奇巧聞者自然

有所悟入嘗示衆曰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鸝啼在百花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語未既

使

遂有僧問曰心意識過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曰是誰過捺師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你暗啄分無你趣

向分會麼僧曰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師五會說法門人輯錄成書欲傳後學師則毅然片去

之遭際昌辰寵賚便蕃凡位居臣列被召必以名惟師誥勅咸以大禪師為稱前

所未有也雖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為

人寡言笑喜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當勾稽

簿書至不能辨真贗卒為下人所欺亦弗卹也然而

毘劫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之間從容召對據

經持論每罄竭其蘊蓄松園之復釋道私祖之免皆

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法上首蔣山

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願證中竺淨戒天界行椿

常在育王皆有聞叢林間願證應緣入仕為應奉翰林文

字翰林李證大懼師行泯沒件繫成書授之淨戒以

戒尚風義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

亡矣戒果能謁濂求為塔上之銘濂嘗與師游而與

願戒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濂聞之龍翔禪林實甲

天下勅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

真如印柄道明宗常使輝光照燭于幽隱矣及今六

合載清真人撫運崇尚佛乘賜額建官以統馭其眾

非得法于廣智者亦孰能當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

矩疊而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機用森嚴出其

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固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

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

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

至也濂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昔為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重現

聖皇握金輪重馭四大海易為大天界以表正法故

惟師蚤修證廣智法會中惟師乘願力示現優曇花帝命作總

持欲符于前烈弘護法王法如寶雙眼目祇恐昏翳

蝕光明不徧照况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

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道憇一王

城懇請為說法羣羗如見佛膜拜稽首禮

佛法遍天下根本中

印土受命宣仁德以彼尚佛乘道懇僧伽羅羣羗如見佛膜拜稽首禮懇請為說法

四大本假

合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壇聚眾香付之大火

聚沙門逾一千圍繞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于異

域

闔國諸沙門圍繞作梵唄拾舍利靈骨附葬辟支迦異域王臣眾瞻禮祈永鎮

瞻此行道

所何以示四眾同袍有大德假物以顯理遺衣在故

篋見衣如見師瘞之雨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衣

中何啻千萬縷絲絲具煖性性圓即菩提師性千古

存是有無邊身譬之虛空相普現于一切何假有漏

形方號為真實實際是真空永離于言說我持不壞

筆太虛以為紙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耳

觀始造不二義

雲棲刻本與翰苑續集稍異因附註之按洪武實

錄庚戌夏六月癸亥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

諭吐番仍命圖其所過山川地形以歸蓋即曇公

奉使事也實錄與大政記俱不載趙尚書為副之

事洪武中列卿亦無所謂趙尚書者恐即是年三

月趙秩奉使之訛也集稱省合刺國即榜葛刺西

印度國為釋迦得道之所而雲棲本稱僧伽羅國

遍攷未聞也似當以翰苑續集為正志之以俟再

考洪武實錄二十一年二月重建天界善世禪寺于城南初元文宗天曆元年始建大龍翔集慶寺在今都城之龍河洪武元年春卽本寺開設善世院以僧慧曇領教事改賜額曰大天界寺皇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榜於外門四年改曰天下善世禪寺五年又改爲善世法門十四年革善世院十五年設僧錄司于內至是燬于火上命徙于京城南定林寺故址仍舊額曰天界善世禪寺

李猷傳

附

李願證字大猷姑熟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爲教

自號靜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旣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爲憂復夢前比丘尼持栗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爲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卽能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逐卷取讀之力白父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今名願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願證期取法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

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爲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魯典無不研窮之著爲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卽必悟示證勗志古今不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已至樂言命爲已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之數則禮樂封

建井田兵問用刑尚德儒吏經權三尚圓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踔厲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襲秘聲名突起縉紳間癸丑之冬願證還天界濂時侍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顧濂曰其中有良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上曰其名謂何濂對曰一則願證一則證傳林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證傳文一編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願證所著濂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

携書至。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中錚錚者乎明日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蒞職後三月願證有疾。上意其沉鬱多痰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上夜夢願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棺撼巾不正。上尤

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也壽三十七云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修皆尊禮之今願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羣書亦著爲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哉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歟濂固不敢謂願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願證則屢被龍光親拔爲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兼

被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濂與願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高皇帝御製跋儒僧文云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開展過日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于專門之學臣是以敢煩聖聽誦之再三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朕知僧之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揚名欲出爲我

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曰云何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未必執于本業而不爲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爲用哉洪武八年實錄亦同按傳卽郭傳宇文遠會稽人與願證同召後陞脩起居注遷考功監令高皇帝號咷求賢不遺于禪衲正欲其居官食祿輔君澤民闡揚如來博修之道非欲以儒易釋以利祿破苦空也願證輩俱未竟厥施而姚恭靖卒以比丘現身高皇帝之作人遠矣哉至宗

泐辭官則又反覆讚嘆權實雙顯非大聖人不能與于斯也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洪武三年化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晏文樓下親承顧問暨

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叅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召而至館于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

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瓌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曇耀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卽了大義或問所嗜何

言卽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鬻僧牒得薙染爲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元叟叱之使出自是羣

疑塞胸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類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叅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王永祚永祚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毘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

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璫爲鑄寶壺冠于顛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璫爲代復

歸老于西齋云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明舉明
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涖之處黑白嚮
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挿雲際未嘗見
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
蟠電掣神功收斂寂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
而日本高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演襲
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
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瓛受度者曰
明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
翰墨則見于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

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
若干卷竝傳于世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
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
意儒者所造直至于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推此一
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
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大鑿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蹴
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鍊卒十萬佩橐鞬或觸之
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暝紅燄
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西來北燕彤
樓畫鼓金星纏一擊三際皆廓然火中新敷清淨蓮

緝色涵空絕蔓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
羶內而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
空言塔廟赫艷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
道則全不識誣爲有漏緣帝勅中使來傳宣鍾山說
法超沉緜萬人瞻依曲兩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方
彈指卽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鈴寶樹演真詮師
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
昭朗盛烈垂年年

高皇帝每遇大浮屠輒諮詢鬼神情狀不一而足
其所以拔濟幽明制作禮樂蓋皆原本于此世之
儒者拾宋人唾餘便欲撥去一切輪迴因果多見
其不知量也

雲棲曰本朝第一流宗師無尚於楚石築石室扁
曰西齋有西齋淨土詩一卷彼自號禪人而淺視
淨土者可以深長思矣

愚庵及公有悼楚石和尚詩三首其一曰潦倒奚
翁的骨孫高年說法屢承恩麻鞵直上黃金殿鐵
錫時敲白下門煩惱海中垂雨露虛空背上立乾
坤秋風唱徹無生曲白牯狸奴亦斷魂其二曰
聖主從容問鬼神當機一默重千鈞茶毘直下金

門詔火聚全彰淨法身平地驚翻三世佛等閒瞎
卻一城人大悲願力知多少枯木花開別是春其
三日匡床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
鳴端的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
法毋忘在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刹竿倒卻要人
扶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銘

洪武五年化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壁峯生于乾州永壽
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

嗜善弗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
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
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
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
爲弟子旣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衆
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
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
現尚未能出離生死况區區者邪卽更衣入禪林時
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
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二三年間寢食爲廢偶攜

篋隨公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篋示公公非之禪師寘篋于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搵其胸使速言禪師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叅諸方憇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栢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

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筭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于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于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于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于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

間叅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
無用和尚有云座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
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
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
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
山秘魔巖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
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
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
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
弗之見或謂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

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餽糧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
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
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
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
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眎不答及出空嘆曰
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
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
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贈以金繒若干禪師
受之卽以拯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
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

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
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卽位于建
業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
五月見上于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
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于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
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
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命高行僧十人涖其事
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饌于崇禧寺大駕幸臨移時
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旣望諸沙門方畢集上服
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于圍悟關

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鬻衣
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
賜詩十二韻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
回人皆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
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日將暝弟子祖全
智信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
世邪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
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荼毘
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
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

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禪師體顏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在在如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掇其大畧請安次王普爲狀一通徵濂爲之銘上祀方丘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上出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聖人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刹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

永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呼哲人云亡柰何不興大法衰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投中有一彪氣可吞牛教相紛拏瓜蔓交加入海箕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其疵棲身孱顏絕去八還入第一關河水侵淫趺坐樹陰爰濕我衿我松我棖我泉我漿渴饑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悟其本空玄微肇胎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與北湖方衣圓顱水赴雲趨

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宸恩
來自帝闈於赫 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成
章日晶月光鬱其寵榮叶四衆所依胡不寧茲而亟
其歸泰山崔崔一旦其頽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
吐芒設利之藏

金陵梵刹志載嘉靖元年碧峰寺記云洪武五年
壬子勅工部黃侍郎重建先是碧峰禪師奏上建
寺請名 高皇帝御賜號因以題寺按建寺之年
卽禪師示寂之歲也宋文憲碑文立于次年癸丑
七月旣望何以不載建寺緣起章明法門盛事耶

國初工侍僅黃立恭一人攷之欽錄集洪武二十
年五月鞍轡局大使黃立恭于大庖西奉聖旨至
二十一年戊辰 御製修報恩寺塔記始稱工部
左侍郎黃立恭昔本技流今職工部安得于五年
先官工侍耶記稱師棄髮存鬚出使西洋諸國授
爵固辭俗所傳西洋記稱碧峰同三寶太監下西
洋事蓋委巷小人之語寺記殆承此譌也鄭和等
使西洋始自永樂七年師示寂久矣如有之則文
憲于天界曇公記奉使西域事甚詳何獨略于師
耶記又稱師祈雨靈異爲真人所譖投之水火無

損後辭歸西域已時陞辭期午時出潼關是日以
上賜袈裟遣守關吏奏上師生于乾州名族而曰
西域胡僧示寂金陵茶毗聚寶山而曰辭上西歸
師世壽六十五而記稱高帝讚碧峰像云年逾
七十幾益又謬矣國初大浮屠惟碧峰最著流傳
神異未易更僕寺記所載皆非實錄他可知已示
現微權與諸法實相無二末法無正知見往往以
神通相眩惑請以文憲塔銘正之丙辰冬十一月
錢謙益謹跋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有序

洪武六年化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
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
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
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為獨於鋪叙
悟緣評騭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
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
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
逆川温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修白業既沒蓮
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娶婁氏屢至

成也
騭音質

哭子其情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
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
及寤而有娠師旣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卽從季父學
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
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
翛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
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脩淨
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卽協衆力葺之
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
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

覺源璿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橫雲岳法師大
弘三觀十乘之旨于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
推爲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峰不契所言復走千佛
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坐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
軌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
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卽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
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叅鐵關樞公公圓悟八
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
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蠶殼
中邪拂袖而入師下旦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

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卽進之也公聞其事笑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

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叅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閩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叅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鷄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鍾集四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

劇邪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
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
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既捐館師嗣住院事
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甓驛道達於
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
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峰渡江入淮禮諸祖之
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
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于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
之主叅徒寢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居之石室巖
禪師主江心豔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

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
爲大伽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
院之屬而塙像繒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
德大創歸原寺歸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
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爲造小大鼓鍾魚板法器而叩
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
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
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川
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卽重見日月
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

劫音貴力乏也

二囚實為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違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為降院額賜師今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為悅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為爐折竹以為箸意澹如也温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叅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劫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為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甕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

颶音具大風也

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眾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之類日就月將欄楯硿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涌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

閩宜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載間殿堂蠹如
門廡森如藏庫燁如搏土以設諸像梵容穆冲各隨
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
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甃東南二
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叅初地三牌
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
垣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
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業
慶成東報國船塔寶月松峰諸寺兵燹之餘莽爲荒
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

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爲
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
號一時畢聚仍畫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
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鍾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
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
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峰虛席辨章強
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
拯室廬之欹側者旣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莫
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
至亟輸還之部使者橐驪自負通楞嚴寶積二經輕

一撰述
言金卷一
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歛衽而去已而思還温方叅
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
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
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于山欲建萬
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日
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無
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
門巋然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殿
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撒瓦輦致故基一毫無
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

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
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爲
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渭公方主淨慈舉師以
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
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
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
僧負官適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
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
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
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于聚寶山獲設

利無筭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與富曰某其一卽行圓
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于某處以明年 月 日藏
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叅偈一卷皆傳
于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
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
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
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
渺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
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旣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
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

或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
哉銘曰

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兮視之儼
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兮襍
糅成盈虧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
兮徧照光陸離東甌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僧佩
峩天寶山兮鑄鐵爲關扉奮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
機盡洗結習垢兮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爲相兮不離
無爲宗彈指幻塔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

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恒四
灑兮餐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潤兮談玄分五時不大
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昭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冷
消爰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
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燭兮
恩寵何便蕃卷舒每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
空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有序

洪武六年化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

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
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時至而育竒芬馥郁滿庭
年臨五六方頰圓額白皙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縣
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
靳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卽能記憶或見
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
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
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
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
師爲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

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躍直觸其機從而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露潤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蘓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

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之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蒞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尚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丞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 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

撰述
言金卷一
夢之宵也師應 詔至闕見 上于外朝慰勞優渥
卽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厨法饌萬機暇時召入
禁庭奏對 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
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于勘
辨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聽
者敬仰不置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
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
泐公自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
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

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
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
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茶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
牙不壞于火設利羅無筭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
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
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
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巖以其年月日
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辨縱橫以宗
教爲已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

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膳
鈔鍬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泯晝夜弗
自寧件繫羣行爲書乞予爲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
傳至于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
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
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它傳授之真穎悟
之正而無它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于梁而尤盛
於唐以爲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
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爲造銘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

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
兮奕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亢厥宗叶子孫蟄蟄兮
各闡化機要使青蓮兮出于汗渠唯師之生兮孰乘
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
轉彼名相兮爲德之華絀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
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卽成示現世間
兮何經何營三蒞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設
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爪趾宛
然塔婆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洪武十二年化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于
 是有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
 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
 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
 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顧眾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
 飽食優游沉蕪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
 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
 也自後數 召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為師榮及建鍾
 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

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
 之學冥心合道不襍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
 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
 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
 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
 三其月十日奉全身藏于山之西峰妙應塔院妙修
 乃具行業來言曰先師有墜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
 以銘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
 前年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
 所攝師之四體當益強濂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

與師談辨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
光爾烏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翛然而西往
乎銘何敢辭師諱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
賈魏公諸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
髮爲桑門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于赤城師走輪
下而受其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
增而日益子庭嘆曰投丸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
也北峰之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于
師歷代相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
言之師之學沉浸醲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

見有竹橫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
之及覺言于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
以食其緣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宣亟行師卽
持瓶錫而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于上竺觀音教
寺竹屋見師俊穎輒留之所處頗卑濕師賦詩以述
其事竹屋見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王茲
山不可以少年易之爲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
有營繕之役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偈示
氏名以勵其餘選工書者衆卒無以應師揚袂出曰
吾試爲之霞布雲舒精采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

吾前言果不謬矣翹翹蒼松挺出于荆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賓客尋更掌僧籍竹屋旣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板首未幾出世吳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儀四衆吳楚閩蜀之士趺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其性竇淺淡而蔬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刹而師獲任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年宣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涖之師至修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十萬緡師過姑蘓大致香楠爲材曾未幾何大雄寶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爲刻佛菩薩洎觀自在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潛實爲之記四年高公又遷住上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修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鍾構危樓以冠之次營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爲講法之所他若白雲堂選佛場及諸寮宇一一皆完復罄已橐篋通塗自普門達于三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

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
求竟撾鼓而退隱于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
雲人不知其爲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
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
屬香華以迎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任凡二
十五年 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于塔院云師軀
幹脩偉眉長一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
餘光所照不問毫倪見師經行輒曰我白眉和尚來
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
卽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于誘掖後

進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諸書循環開授止而
復初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輿論以
瓦官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久廢乃
以其事上聞卽天界禪林別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
開山師爲升座說法九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
所被遐邇翕然歸心師所度弟子甚衆其在下竺則
圓具等十人上竺近二百人而妙思妙本妙脩爲最
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知文
會元琇景梵各闡化于一方今繼師往上天竺者卽
妙修也濂聞法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北峰

爲尤盛北峯諸子無不競爽而佛光桐州剡源爲最
良剡源之孫曰越溪而桐州之孫則玉岡也師爲佛
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爲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
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爲江南之最柰何越溪玉岡同
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存歸然如魯靈光聳人
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
諸圓廟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
妙修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
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倬彼大師爲時俊英

依科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水翻建瓴天延法胤
神夢符禎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晝零
肯昧道器一混渭涇飛樓轟轟湧殿亭亭棟吻獸攫
程礎螭擎琅函飾鳳華簏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
有仆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櫻塵毫無累
體用咸貞罄竭表裏脗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
釋門著蔡剡海章程屬茲像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萼
遽生淨泓三宗抱戚四衆含情魂游樂國魄闕泉扃
世相莫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華嚴建宗始于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軌丕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與奧之後又復廢逸朗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璿璿傳源二師陰搜陽闡其宗于是乎中興源傳冲冲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南山萃冥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于千餘人萃傳

春谷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同公上溯圭峯凡一十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簪纓之族父有樵母陳氏姪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暨出聞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也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纘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繞塵勞乎命捨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鬚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

受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
懷古春谷皆南山大弟子深于華嚴之學者也公天
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
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
谷陞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
滯于心胸以成羸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剗滌之乎公
卽出錢塘見佛智熙禪師于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
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
智嘉其有成欲縻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
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

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
母久淹乎此也爲特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
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內外
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
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
公爲分講禪華玄門會要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
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獎莫置聲光煥著五尺
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
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答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
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

後人苟乘其毫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辭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于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人咸爲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

二疏始投袂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又浙水東西莫不擔簦躡屩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德爲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道輿蕭答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勲立五賢祠以世祝焉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恒倚之以爲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旱無以禳僉謂非公不可公爲爇香辭上以請雨卽澍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

未幾部使者持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于兵公奮然有爲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實三藏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閣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于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闕下入見于武樓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實三年春二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準法閣維收餘燼

瘞焉所度弟子泰來元善如坻性徵慧朗智僊真詣總該其嗣法分布列刹者則妙心大衍臯亭善現高麗若蘭景德仁靜姜山明善延壽師顛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性澄妙相道偁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翽也公神宇超邁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袞袞弗休其挺已衛道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帷卻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斃然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饗贐遺唯恐不盡其意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

類巴西鄧文肅公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潛武威余忠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晚歲與安陽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光唱酬于水光山色間尤極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毛猜忌聞其賢也歛衽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台衡教也挽之尸圓通至于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數人將愬之于公府公偶遇于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之君子以爲何如人不如且已否

則恐罹大咎也衆沉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禮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羣行樹碑于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潘王遣參軍洪滄施大藏經于二浙滄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于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爲礙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囊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輒爲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制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

爲寺所作者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
鼎一絲之懸公獨能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立于十餘
傳之後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脩元史
時開局于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濂爲文獻公門人
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公旣歿公之徒總該久與
濂仲子中書舍人璲游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
澗狀來求銘濂久未及爲而璲爲該請之愈力今該
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爲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
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
行業之詳而爲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
法當如爾也銘曰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舍煌煌帝心
冥承遐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燄欲灰
不有清涼曷振其頽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
臺之南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
載之則升委之則墜不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
靈承者公擧華茹滋號爲法雄謂彼襍華如來智海
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
真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於相若不剗除孰非吾障
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

靈慧自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
據摩尼座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
動靜雙領 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 恩光赫艷佛
日增焚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茲焉爲至報
緣已終輕如脫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護塔陰
颯颯爽塵沙有生望門稽顙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有片

洪武十一年立
示寂年未攷

我如來設教騁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視
萬劫爲旦暮剎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爲一

雖出入靡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旣無染淨亦無
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洞不知
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宏辨禪師現坐玉几道
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廬山石耳峯
下期他日爲設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
山良瑄所聚事行徵濂爲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
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
毗陵陳氏子其母某氏夢龐眉異僧乘肩輿直叩寢
門呼曰吾將假館于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
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羣童上十六解通儒家

言然體素尪弱十日而九疾每覩佛菩薩像輒胡跪
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冀徼靈釋氏愈之
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爲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
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拳東林知爲
祥徵度爲大僧俾受具足戒俄蓬累而出登雙徑山
謁寂照端公鞠明究曠唯以觀心爲急務閱二年未
有所證入偶遊東坡池因操觚成一偈寂照見之喜
云此龍象器也命爲侍者使其便于咨叩師弗從復
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受以萬法歸一語師淬
礪益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

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又三年師急于求證復走中天
竺山叅廣智訢公一造戶庭如膠漆相入卽決以超
脫死生大事廣智爲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
云爾還知否師不覺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
耶師答云拜者非是佗人廣智云從門入者豈家珎
耶師云和尚慎毋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
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廣智爲開山
第一世師復往依焉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
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爲道御史中丞張
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

巧朽皆

同音鳥

塗漫為

填音覓

巧人填壁

德無此

錯也

當是誤作

優平

偃也

技音

優操

本字

又人名

獲古

之善塗

暨者施

廣領大

袖以仰

塗領袖

不汚

音鏡

音鏡

悖般若者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
 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脅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
 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朶兒只國王時
 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事遴選諸方住持
 名既上猶恐其未公也投鉤而定之師始出世太平
 南禪報恩光孝禪寺辦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誠
 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巧人填壁壁中隆然如
 有物函獲枚之已而復然抉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
 佛牙所刻成師召工傳以黃金金迸裂設利從中涌
 出寺僧覺阜雕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數

載之內百廢具舉名聞于朝帝師大寶法王錫以今
 號尋遷九江圓通崇勝禪寺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
 公將示寂累青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即吾再
 來暨圓機旻公來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旻公人
 號為古佛及其臨終復爾懸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
 事之識師入院之夕眾僧夢旻公至而其塔燁然有
 光者彌月人尤異之先是寺之獅子巖大樹皆枯澗
 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旻公至
 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菑毀
 之後唯佛殿法堂粗立餘皆瓦礫之區師會歲之入

庀匠傭工創僧堂旃檀林以居學子新梵音閣七間
中素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鯨音樓
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屬勤舊協心而成之時榮國
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慕豔師之慈行游
請敷宣大法申弟子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九年
上卽皇帝位發號施令雷動雲合開善世院以統攝
釋教命大浮屠主之諸方以師名聞移主四明阿育
王山廣利禪寺寺居五山之一領其事者若大覺璉
公大慧杲公無準範公橫川珙公俱一時名德風動
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聞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遠

黝音
意也
深也

迎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風恬日妍天樂四聞萬口
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專指單提向上
之功棒喝縱橫逢者膽落兩序之衆自慶獲所憑依
相與戮力凡宮室之傾仆者起之缺者補之黝昧而
剝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旣美矣而元輿智
起二師復營田七千餘畝以資食輪議者謂猶慈明
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窓也五年秋 上勅儀曹建
廣薦法會於鍾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
首師至 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 上
覽之大悅因命師書天界寺額賜食 上前師或假

寐鼻息微有聲鄰坐引裾覺之。上嘆曰：此老人無
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麤食糲，
一出於天性，無所勉強。生於大德甲辰，今年七十有
五，而康寧如六十餘人。屢欲撾鼓而退，爲衆所擁留，
而止。三會語各有錄，行之于學者，所度弟子曰：某曰
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而
虎丘大慧爲最盛。虎丘四傳而爲破庵，爲松源二宗
角立。子孫繁庶，大慧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辨明慧
洞徹心源，實與二宗抗衡。而大中大夫廣智全悟大
禪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上膺帝眷，而聲名愈彰矣。

師以敦薦之資，凝定之學，當皇明建國之初，作鎮名
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德者，不
能與於斯也。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
宜有以昭示方來，不當拘泥常情而弗預圖之也。濂
耄矣，以辭章爲口業，有來謁者，力拒閉之。今特徇師
秀所請而爲之者，嚮真乘之善果，締般若之正因也。
銘曰：

廣智人天師，普度有情衆。天華散毫端，無非作佛事。
光明覆一切，盛大莫與等。若非古佛生，定無能繼者。
懸記若燭照，皦皦不可誣。不然龐眉者，何以叩吾寢。

庭黎久絕華何以發祥徵歷抵於諸家氣如獅子王
一聲哮吼間頓使百獸伏出世方為人佛牙薦靈異
脫彼泥塗內設利自然露俄入圓通頂種種示方便
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吞塔放百寶光彌月光益熾
起行庭宇間故物若宛然巖樹與澗泉本是無知物
誰知枯竭餘重榮亦重涌譬諸籥中灰時至氣斯應
不假於外來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徵驗建立大道場
所以彈指頃宮殿而一成移住玉几峯非惟緇素集
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
有如大雲興徧周河沙界震雷虩虩鳴甘雨沛然下

頃

大根與小莖無不賴霑潤大乘境界中諱言神異事
我今備說之欲警闡提者植此宰堵波不異青蓮花
上品上生者佗時來示現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澗公塔銘

洪武十一年化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風有一定
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
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于樸隱禪師
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
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

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于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旣得實以師爲寺長失于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訴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旣知之當書責欵以上師卽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

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有是洵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于是皆謫陝西爲民間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憊色明日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爲其

龕歛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實應梵攜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窀于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于至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于昭慶濡律師師嶷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羣經要旨次訓以爲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于心胸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爲之撫几稱善天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

衡止觀諸書開講于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爲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廉陞高嚴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爲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爲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

撰述
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
留九十日乃還他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泰不
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于虞公名聞
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
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
于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卽前所謂和塔處也
元亡 皇明龍興 詔天下名彛門建會鍾阜升濟
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金公
特被 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
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

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
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
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
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
于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
苟不歸之于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
大師仁公疏爲事狀以某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
于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繁著何假于銘哉
然不見諸紀載恐無以白師于天下後世濂因詳著
其事而勒諸碑蓋誠有傷于中也師生于越會稽縣

父倪機母嚴氏皆號士族其諱元澗其字天鏡別號
 為樸隱一時文勝多紀詠之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
 春世間機弄押闔之術不識為何物性尚風義斷江
 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為刊布詩集復請虞
 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
 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
 卷所度徒弟曰自宗曰梵詠曰梵諤等若干人嗣法
 而住院者曰禪慧智湛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馨等
 又若干云銘曰
 我觀羣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響無別因緣合并

彌音
 崩音
 滿也

聖音
 問音
 鑿也
 縫也

如磁引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于越之墟降生良緇
 氣量軒然欲吞虹霓義理蠶絲自何而推闢其通塗
 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擿其幽微罔不昭燭
 形諸篇翰龍錦盈束擲地鏗然聲逾金玉此亦麤迹
 盍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弗臻圓通萬類不隔絲塵
 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橐教筌彌中彪外苟或滯之
 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
 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握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
 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疆訾金非純斥玉多豐
 笑談受之容色非愠我初無生死亦無忿執亦斬風

于風奚損古先至人橫罹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
顧茲有衆倚若著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
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
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究 鏡
救 音

續傳燈云師自謂從上諸老多由教入禪吾亦完
別傳之旨乎登華頂參無見觀又如玉几見石室
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徑山元叟和尚具大
眼目今代妙喜也子欲了已躬事往見勿後師遂
參叟于不動軒又云杭諸山請居靈隱辭再四僉
曰而祖佛照妙峰而父寂照而兄了幻皆說法靈

起 隱于今振墜緒提宏綱捨和尚其誰哉師幡然而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洪武三
年化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為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
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
葉氏咸鍾愛師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
滅性者父母知志不可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薙
髮受具戒即寺側楞伽庵深習禪定每跌坐達旦不
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嘆曰六合之大如此頽然

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
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
爲憇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
假師授章旨自通已而復嘆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
麪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
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
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叅斷崖義公談鋒鈿利
人莫之敢撓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峰大振圓
悟之道師復踰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
如無見曰待娑羅峰點頭卻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

答無見遽喝師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
葉落立秋前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
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領之服勤數載翩然將辭還無
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薊後得馬
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邪勿掉三寸舌
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爲報佛之深恩耳師
佩服之弗敢忘師旣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
舒無礙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
凡當機問答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狗緇素
之請迎師旋福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

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伽菴壬寅王府叅軍胡公深
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
公濫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輪川臻多至八
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遷武
峰從者恒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隱禪智之岑樓
洪武己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
大法而師與焉師初力辭戍將强起之師曰心境雙
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耶遂行暨師至而會事解嚴
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度夏始入秋輒趨華頂明
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師曰葉

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
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遂
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龕
奉五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
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喆奉骨以
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爲建塔
其上禪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
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
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
無見歿師皆爲建塔求名公卿撰銘表之師度弟子

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故今無傳者予聞信心爲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之不造奚法之不明自圓悟八傳至於無見究其所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也師自幼齡卽能信吾佛之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所以卒能徹究心源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尚也予嘗接師護龍河上無懈容無蔓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道巖之狀求予爲銘予願知師銘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峰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爲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霆奔無螫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岑形雖遁藏文采日露學徒烝烝雲輪川赴解爾纏縛祛爾翳昏其心濯濯其容閭閭乘運而游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旣盡翛然而化叶擲筆坐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尚碑銘

洪武六年

年化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
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
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
亘今唯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
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危坐而逝當
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
巖與所度弟子全體等共闍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窆
于天台國清某山體懼無以昭示來裔請恕中愠公
評隲羣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榎公虛白杲公詣余

求塔上之文師諱曇噩字無夢自號爲西庵慈溪王
氏子也祖申宋某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
慶元路稅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
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騫有一日千里之意
泊長窮覽儒藉徹其義髓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
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爲無書不探知解具至遂學文
於修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孺其文爲時所宗見師
大加賞識久之藻思濬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
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巳而心有所感彈指歎曰攻書
修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

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爲師聞雪庭傳公主真之
長蘆乃往依焉遂薙除鬚髮爲大僧師之春秋二十
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
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饑渴寒暑已而
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著不回是覓繩自纏爾曷若
求明本心乎於是薦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
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
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
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電一掣怒霆
隨擊內外如一靡間毫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

烈元叟欣然領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
於金山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陳
法要及與羣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
之延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徑山虛谷陵公
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旣得師緇白
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閩合府公邑令請師出
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師
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今號師之所至皆以擔
荷大法爲已任煅煉學徒孳孳如不及多有開悟之
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爲禪刹師爲開山院因賴

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壘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楮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爲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略無凝滯不久引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於旦國朝洪武二年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寺旣奏對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顙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

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侷無不合作鄉先生袁文清公物指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蘓李學以雄快直致爲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聖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爲縉紳所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疏迎致之師堅不往

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江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時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稿晚年重修歷代高僧傳鏤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真如性海無不舍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苟欲岐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俊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忘物我也其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惟釋迦文說法如雲雨被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爲一藏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末流相承纏蔽語言所以達摩直探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翼豈以體故并忘其食師生名閥研究儒書游攻竺典無幽不摠終入空宗縛習禪定出抵諸方以正性命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剎那之頃法身呈露以何因緣爲無著故曰吾有作依佛爲師敷宣大法非文孰宜咳唾之間無非妙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談震驚百里颶風揚威裂屋駕濤

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欽
神亦歆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
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宰堵波庶幾無愧

續傳燈載師遺言曰三界空華云云吾之幻軀今
將入滅滅後闍維燬骨爲塵不可建塔以累後世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洪武十
二年化

姑蘓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邨
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
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蘓
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
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竝進其
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
館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
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
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于我奚
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
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
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

珠潔壁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耳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于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如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

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縣江河聲光熾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鄰刹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

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
男子瞿範日饕盤殮主庖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
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裏私使者攝師問狀
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
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
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
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 賜還窮隘山
山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
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茶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
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緝澤類青琉璃
色室利羅交綴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
居山之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下于無等才公塔右
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
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
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
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
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
緒論于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
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
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

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柰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于師表當世者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窮隘山石夜走及泣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了唯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

危使音
砌也

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焚絲秋葉之零飄墮庭危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碩師機鋒交觸劔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含徵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搥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于師東南龜鏡輕儇小夫憐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嗟惜是非旣昭重泣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師今之旋卉木含榮

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綴于紺骨末學競奔
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
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牙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一終

信士温聖愉室人曹氏請一套

海虞居士楊彛捐贊刻
護法錄第一卷計字三萬一千五百零四箇
該銀一十五兩七錢五分零三厘
維揚釋元韻對句容潘省耕書上元許一科刻
矢啓辛酉元年春二月徑山化城寺識

41740
C
29-
云 1632
上海古籍书店

海

上海古籍书店
售